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五回 紫羅帕輦前獻出

詩曰： 珊珊美玉下秦台，丰采猶誇宰相才。偷看繡鞋憐獨見，強梳雲髻比傭來。

金鑾直與藍橋接，翠幌真同絳燭開。一十二峰峰飛碧，飄然神女夢初回。

搔首呼天欲問天，問天天道可能還？盡嘗世上酸辛味，追憶閨中幼稚年。姊妹聯床聽夜雨，椿萱分韻課詩篇。隔牆紅杏飛晴雪，映榻高槐覆晚煙。午繡倦來猶整線，春茶試罷更添泉。地鄰東海潮來近，人在蓬山快欲仙。空中樓閣千層現，島外帆牆數點懸。侍父宦游游且壯，蒙親垂愛愛偏拳。風前柳絮才難及，盤上椒花頌未便。管隙敢窺千古事，毫端戲寫再生緣。也知出岫雲無意，猶伴穿窗月可憐。寫幾回，離合悲歡奇際合；寫幾回，忠奸貴賤險波瀾。義夫節婦情向報，死別生離志更堅。慈母解頤頻指教，癡兒說夢更纏綿。自從憔悴萱堂後，遂使芸緇彩筆捐。剛是脫靴相驗看，未成射柳美姻緣。庚寅失時新秋月，辛卯旋南首夏天。歸棹夷猶翻斷簡，深閨閒暇復重編。由來早覺禪機悟，可奈於歸俗累牽。幸賴翁姑憐弱質，更忻夫婿是儒冠。挑燈伴讀茶聲沸，刻竹催詩笑語連。錦瑟喜同心好合，明珠早向掌中懸。亨衢順境殊安樂，利鎖名韁卻掛牽。一曲驚弦弦頓絕，半輪破鏡鏡難圓。失群征雁斜陽外，羈旅愁人絕塞邊。從此心傷魂杳渺，年來腸斷意猶煎。未酬夫子情難已，強撫雙兒志自堅。自坐愁城凝血淚，神飛萬里阻風煙。遂如射柳聯姻後，好事多磨幾許年。豈是早為今日讖，因而題作再生緣。日中鏡影都成驗，曙後星孤信果然。惟是此書知者久，浙江一省遍相傳。髫年戲筆殊堪笑，反勝那，淪落文章不值錢。閨閣知音頻賞玩，庭幃尊長盡開顏。諄諄更囑全終始，必欲使，鳳友鸞交續舊弦。皇甫少華偕伉儷，明堂鄴相畢姻緣。為他既作氤氳使，莫學天子故作難。造物不須相忌我，我正是，斷腸人恨不團圓。重翻舊稿增新稿，再理長篇讀短篇。歲次甲辰春二月，芸窗仍寫再生緣。悠悠十二年來事，盡在明堂一醉間。

話說鄴相酒後疏防，醉眠於清風閣內。都美兒脫靴驗看，覆命來萬壽宮中。

這邊坐等正心焦，悶沉沉，早見斜陽入樹梢。元天子，愁鎖兩眉凝遠岫；皇甫後，火升雙頰泛仙桃。盼不見，監中采女道消息；望不見，正院宮中奏事苗。卻在憂焦煩悶處，猛聽得，碧雲天外奏瓊簫。悠揚清韻來何遠，飄渺餘音近若遙。皇后心煩天子悶，老娘娘，慈懷沉靜獨聞簫。

啊，官家，你可聽見何處吹簫？

其聲清徹韻悠揚，不似尋常出教坊。消夏日長無別事，這敢是，哪宮妃子按新腔？少年天子回頭應，聖母的，懷抱安閒聽獨詳。皇甫中宮煩惱甚，一抬身，手挑翠幕望迴廊。

呀，好生煩悶！怎麼都美兒等還不見轉來？敢是也睡著了？

瑞英賤婢那奴才，我只為，幫脫雙靴把你差。知道本宮多性急，就應該，驗明立刻轉宮來。如何睡在清風閣，全不想，事未分明我掛懷。

呀，好了！那不是攙扶鄴丞相的兩個內侍，還同著個小內監也飛走趕來？

多應驗過鄴明堂，美兒等，先著他們報細詳。未知是男還是女，好教我，心中又喜又慌張。

啊，內侍們，事情怎麼了？事情怎麼了？

中宮國母問連聲，兩內監，跑進珠簾喘未停。叩首說聲無驗看，都宮女，方才走到閣中門。保和早已酣呼睡，大約雙靴脫得成。奴婢恐妨煩聖慮，先稟上，皇爺國舅免懸心。兩名宮監言方訖，又跑過，錦帶貂帽小內臣。

啟太后娘娘、皇爺、國母得知：奴婢是興慶宮溫妃的行走近侍，奉娘娘之命奏上萬歲爺。

貴妃今日趁涼游，備輦閒觀晚景幽。賞過蓮花天未晚，乘著興，吹簫獨倚望仙樓。

皇爺是知道的，俺娘娘吹得好一曲洞仙簫。方才正吹得悠悠揚揚好聽之際，

忽然雲外起微風，遠遠簫聲應碧空。奴婢等人抬首望，有兩隻，彩禽飛蔽半天中。

萬歲爺，那兩隻錦片似的大鳥，好不齊整哩！

彩羽斑斕五色花，遮天蔽日散明霞。遠從內閣宮牆過，飛舞空中兩翅斜。比著那，上苑錦雞強幾倍；比著那，龍池孔雀更堪訝。一鳴一舞真奇異，那簫聲，響應虛空就是它。

萬歲爺啊！貴妃娘娘說，這不是什麼閒常飛鳥，

一名彩鳳一名鸞，這叫做，鳳鸞鸞翔見者難。萬歲英明祥瑞降，才能鸞鳳集宮間。

俺娘娘說：恭賀太后老娘娘、皇爺、國母千秋萬歲。

奉請乘輿去一遊，看看那，彩鸞飛鳳望仙樓。貴妃說是真祥瑞，這皆應，國泰民安聖德優。奉請皇爺遊賞玩，俺娘娘，吹簫猶在畫樓頭。內官奏罷朝廷事，早不覺，一笑忻然破萬愁。

呀，有這事麼？不可不為祥瑞。

聖母娘娘等脫靴，中宮亦，無心去看鳳來儀。國家祥瑞非他比，待朕親臨問忠妃。

宮女們，看輦過來。聖母娘娘金安，兒就此告辭去了。

上宮太后喜非常，真正天宮降吉祥。皇甫娘娘無甚悅，暗瞧著，溫妃多事惱人腸。

啊，好生惱恨！平白的又有甚麼彩鳳飛來。

一曲洞簫有甚奇，偏她吹得鳳來儀。鸞鳳豈肯尋常降，這不過，上苑飛來大錦雞。

她說得怎麼祥瑞，免不得要稱賀朝廷。

娘娘只得整龍綉，恭賀君王聖德高。只為皇爺行善政，方能鸞鳳共來朝。

請問陛下，如若驗過了明堂，

他是真真孟麗君，那個要，求恩賜下不須雲。或者是，相留就在宮闈住；或者是，釋伊仍回自宅門。都要請將恩諭下，臣妾也，如何獨斷獨施行？

請陛下明諭，少停試驗之後，臣竟把他改妝過了，再待謝罪罷。

風流天子笑微微，怎見得，就是東平汝弟妻？拿定明堂真女子，倒只怕，一團高興化成虛。

啊，御妻，此時且不必講他。待等驗過明堂，再奏知朕躬，定奪便了。

朝廷言訖動天顏，乘著輦，竟出慈幃萬壽宮。眾太監，整整齊齊隨在後；小內家，歡歡喜喜走如風。穿幔閣，繞花叢，翠輦迴環御道中。行不多時臨永巷，只看見，美兒跑到對相衝。好似那，懷中抱個紫羅包。低著頭，似箭如飛向裡跑。只見她，頭上藍巾飄蕩蕩；走得她，鬢邊花朵顛搖搖。直衝輦道方抬首，早聽見，待駕宮官喊得高。

嗯！都宮女，還不住著，衝了萬歲爺的輦道。

美兒嚇得膽魂消，跌下懷中紫帕包。氣急心慌雙膝跪，叩個頭，忙忙立起要飛跑。朝廷輦上先觀見，喝一聲，帶著奴才不許逃。

內侍們，把都宮女帶著，取她的紫帕小包上來。

膽大包身不可容，她竟敢，當車與朕直相衝。紫羅手帕藏何物，取上來，定有蹊蹺在內中。天子言完停了輦，眾內監，一齊答

應似雷轟。領旨！擒拿燕雀就當先，提過了，都氏宮人跪鞦前。吆喝一聲休要走，拾起那，紫羅帕子獻龍顏。

啟萬歲：包在此，請皇爺過目。

天子親將玉手抬，接了包，龍心半駭半疑猜。剛欲看，未曾開，都氏宮人央起來。

啊唷，萬歲呀！饒了都美兒的命罷。

奉旨昭陽國母差，去到那，清風閣內脫靴來。真美女，果裙釵，已驗分明不敢挨。性急心慌衝御道，驚了駕，縱然打死也應該。望祈萬歲饒奴婢，奴婢去，奏奏娘娘再轉來。御棍皮鞭憑養賞，求爺休把帕兒開。恐防污了皇爺手，這是對，鄺相明堂小繡鞋。宮女說完連叩首，只急得，渾身戰抖淚垂腮。少年天子聞聽奏，倒不覺，萬緒千情集聖懷。慢著改回驚喜色，重重變下怒容來。繡鞋籠入黃袍袖，蹙著龍眉計已排。

把你這大膽的奴才，就該處死！

捏造虛言一派誣，說甚麼，明堂相國是嬌娥。別人膽大身包膽，賤人你，膽大包天世上無。若不看，數載隨從皇太后，就把你，一條性命立時除。

內侍們，把都美兒帶在鞦後。

不須前往望仙樓，朕竟到，興慶宮中殿裡頭。再把瑞英苗氏女，帶她來，一同對證細追求。領旨！內官答應報青霄，拉起來，都氏宮人鞦後跑。一面去拴苗氏女，一邊又把貴妃邀。

小內監何在？奴婢伺候。快把娘娘召回興慶宮，說皇爺立候。領旨。

慌忙青年小內監，急忙忙，心慌脫帽蟬紗。朝廷翠輦如飛轉，美兒是，兩個宮官架著她。魂渺渺，髻子亂披楊柳線；淚盈盈，臉兒濕透粉團花。只指望，上宮報喜功勞大；誰知道，鑿衝衝來重罪加。隨著內宮拖了去，看來要，今朝一命赴黃沙。

咳！國母娘娘呀，你坑死美兒了。

這也真是運不通，自然投入網羅中。瑞英妹子同行事，我偏要，奪過紅鞋先報功。人有欺心天震怒，卻教我，身衝御道命遭凶。美兒一路神魂喪，早隨著，翠輦前歸興慶宮。

話說元天子一到興慶宮，下了輦車，有伺候的宮女們上來叩頭，獻茶的獻茶，捲簾的捲簾。

叩過皇爺站兩行，就把那，珠簾高卷亮堂堂。金盤異果含冰冷，水殿微風透骨涼。萬歲皇爺歸了座，背靠著，金鑲七寶鬧龍床。紫羅手帕旁邊掛，就叫做，伺候宮娥看細詳。

宮女們過來，把這帕兒展開看看。是。

一聲答應閃裙釵，有兩個，伶俐宮人走上來。纖手展開羅手帕，竟是那，尖尖兩隻小紅鞋。真怪異，實奇哉，面面相觀盡嚇呆。

啊唷，萬歲爺，這不是一雙繡鞋麼？

兩名宮女笑還疑，偷把皇爺暗裡覷。天子一觀驚又喜，鄺保和，果然驗出婦人軀。

啊唷，罷了！罷了！天地間有此奇事？

身為女子易男妝，連中三元氣更揚。翰苑連升兵部職，又把你，白麻拜相在朝綱。隆恩盛典誰如你，真個是，百官炎趨政事堂。容貌無雙年最少，朕也曾，相憐幾度吐衷腸。

啊唷，好生可恨！

天香館裡酌金甌，怎樣知情怎樣留。鐵面石腸冰雪冷，全不肯，從權一宿暫風流。

啊唷，鄺明堂呀鄺明堂！可恨你一味奸刁詭詐！

欺寡人而戲寡人，身為奸女竊鈞衡。全不畏，陰陽賣弄該何罪；全不念，爵祿尊榮那個恩。雖說你，供職歷年無大過；也是朕，憐才逾格有深情。知恩報德圖銜結，就何妨，捨此身軀伴了君？未為官，受聘則為皇甫妻；已為官，事君則是國家人。奪袍原由休提起，已為官緣莫當真。好好夜中同了榻，聯也是，風流天子極多情。儘可以，虛名假托誰家女；何必要，直認真身孟麗君。就把你，赦卻喬妝欺朕罪；就把你，封為妃子內宮人。縱然中外生疑議，那其間，已入宮中誰敢雲。

啊唷，罷了！想她的奇才國色，可憐可愛。論她的無情絕義。可殺可絞。

朕一橫心舍了她，顧甚麼，傾城國色美才華！定一個，改妝男子欺君罪。就把你，正法市曹血濺沙。玉貌朱顏徒可惜，奇才博學枉堪誇。太真妃子明皇寵，馬嵬坡，掩面何曾救得她？七夕盟言卻何在，只落得，瘞香埋玉傍梨花。淮安韓信功勞大，到後來，烏盡弓藏禍必加。夫婦豈能常愛好，君臣難保久榮華。今朝非朕無仁義，這是你，事不從權主見差。決裂一聲待命斬，倒免得，心中又恨又憐她。朝廷想罷龍顏怒，頃刻間，要把明堂鄺相拿。只見那，七香車子歇當階，年少溫妃共進來。廣袖飄風飛翠帶，羅裙午彩露紅鞋。容顏卻帶三分豔，寶髻雲藍十二釵。遠黛長橫眉翠上，秋波媚接眼梢來。異香馥鬱生衣袂，妙態風流動聖懷。一管玉笛猶在手，笑盈盈，似呼萬歲伏尖埃。

恭賀陛下，聖壽無疆。

鸞翔風蕩是祥徵，聖德輝耀下殿庭。可見吾皇真有道，降這些，非常祥瑞報明君。

皇爺，妾因鸞鳳降祥，故遣內官接駕。

豈期正遇試明堂，鄺丞相，已脫雙靴現女郎。國母恨恨心事畢，免得個，終朝掛念苦相望。

咳！國母是喜也。

萬歲龍心不免嗟，怎捨得，風流相國鬢容華。前情漫憶天香館，我皇爺，不肯從權恨煞她。妃子說完容帶笑，元帝王，凝目微曬罵嬌娃。

怪奴才，你又知道些甚麼！

脫靴一事大鋪排，自然你，件件知情不費猜。留宿天香花館事，這句話，又從何處探將來？皇爺言著嗔還笑，可憐可恨鄺明堂，易妝欺君竟女郎。平日裡，一味嚴聲和厲色；到今朝，三杯沉醉失疏防。脫靴已驗真憑據，朕看她，再奮狂威裝甚腔。

妃子呀，朕若定她個欺君大罪，

除是將她斬市曹，一聲亡命項吞刀。奇才國色都休矣，玉骨冰肌頃刻消。異日若將她想起，誰復見，此等姣娥莫風標？

朕若把她赦了，

那時率性做人情，毋庸議，擇配東平去畢姻。太后意中真歡悅，了然無事大家寧。妃子呀，你最聰明知朕懷。須知我，片心獨愛保和才。君臣道義如魚水，還比那，夫婦之間意更諧。一旦若將她賜配了，好叫我，保和殿裡失良才。

賢卿呀，你是知道的，如今有一點私心。

羨他絕世妙丰姿，看了她，秀曼丰儀愛若癡。今朝若，高袖珠冠更女服，須勝過，金貂紫蟒扮男時。將伊納入深宮內，與妃子，閒暇同栽玉樹枝。

啊，妃子，你道這般可否？

昭陽皇后未知風，這紅鞋，一雙猶在朕懷中。都氏美兒苗采女，只消得，一聲威嚇便依從。

貴妃你附耳過來，朕對你講，這件事如此如此一辦：

那人絕處得逢生，鄺丞相，鐵石心腸也感恩。再造之身當報效，諒她必願入宮門。市曹正法原可惜，禁御承恩豈不尊？鄺相若然如朕命，無非是，昭陽皇后意難平。少華縱有渾身膽，也不敢，向我朝廷索麗君。

貴妃，你道如何？

皇爺言訖笑含腮，倒把個，興慶娘娘駭更呆。半帶春風低粉面，微含醋意弄紅鞋。一雙媚眼回頭盼，說道是，此事還須陛下裁。

啊，萬歲爺！

原來猶不捨明堂，聖王鍾情就費商。否則賜婚完了事，更毋庸議與商量。陛下

啊，說甚市曹斬了伊，這句話，真真口是而心非。不要說，直言驚奏才無匹。不要說，赤膽忠心理萬機。也念她，效力報君三載職。也念她，治痊太后萬金軀。市曹正法情何忍，這一來，聖母娘娘也不依。

啊，萬歲爺，若論到那一層辦法啊！

皇爺說得好輕鬆，未必其人肯順從。她若貪生圖寵幸，怎不在，天香館裡赴巫峰？果然畏罪如王命，得御終須入後宮。就把移名和改姓，畢竟那，昭陽國母要知風。陛下

呀，俺那娘娘是個甚麼性兒？

招兵買馬在吹台，大破朝鮮救父來。殺將斬兵真有勇，天生武藝可人才。目今按住將軍性，戰馬雙刀久撇開。如此這般心一怒，只恐怕，昭陽宮裡陣雲埋。那時勾合皇親府，動地驚天鬧起來。國戚翻為吳與越，這其間，皇家大事怎安排？就有那，羽林護圍卻非敵；便放著，鄴相明堂莫展才。妾不敢言今日事，畏懼我，娘娘性發戰場開。萬歲

啊，妾也蒲柳之質，怎比得瓊林玉樹也！

無才無德更無緣，難共名花共御前。鄴相一來皇上愛，六宮粉黛敢爭妍？今朝還有溫妃子，倒只怕，鎖閉深宮轉瞬間。興慶娘娘言到此，已不覺，臉兒含怒背龍顏。風流天子窺姣面，婦人家，嫉妒心腸個個然。正欲語時猶未語，只見那，瑞英宮女已當前。

啊，萬歲開恩啊！

懿旨相差驗保和，並非擅自起風波。美兒闖道真該死，奴婢是，奉命而行沒奈何。萬歲開恩饒了罷，可憐兒，無知年幼一宮娥。瑞英跪著流珠淚，元帝王，倒豎龍目往下呼。

好賤婢，不必多講！

跪下去候朕定奪。瑞英忙下跪迴廊，相對著，都氏宮人淚兩行。天子這邊消下怒，懷抱著，溫妃同坐開龍床。

妃子，朕與娘娘賭下三十萬銀子。

怎肯今朝輸與她，贏得那，十年花粉始堪誇。

就是這一位保和丞相啊！

休言卅萬銀堪值，就把那，天下黃金難買她。斬首市曹原戲語，賜婚國舅未為佳。敕封妃子猶相屈，只好是，正位宮中代長華。

貴妃，你陪侍朕躬坐著，看朕處分，不可多講。

朝廷言訖動天顏，盤坐龍床叫內宮。近侍權昌忙跪下，聖天子，一聲聖諭急如弦。

權昌，你等四近侍不必在此當值。就往清風閣去，看一看鄴相明堂。

她時酒醒不昏迷，失履情知脫了靴。吃這一驚驚欲絕，自然膽裂與魂飛。著她即刻回家去，你說是，萬歲皇爺叫放伊。歸去靜聽吾命下，明日不必把朝趨。休久待，速放伊，快把清風水閣離。病酒無力行不得，賞給她，出宮用我寶輪車。

領旨。權昌，你且住著。那鄴丞相飲了三杯玉紅春，未必就能甦醒。

她如沉醉尚如泥，你與她，款款輕輕穿起靴。扶入車中安頓好，仍用我，黃羅翠幔緊送歸。就差汝等跟隨去，護送到，相國明堂自己居。

領旨。權昌轉來，再傳朕旨：著殿前宿衛將軍護送她回去。是，領旨。

權昌近侍應聲高，帶領著，三個宮官不憚勞。天子遣將諸內侍，又帶上，藍衣彩袖兩嬌嬌。

美兒、瑞英兩個賤婢，知有娘娘，不知有朕。

諸事皆遵國母行，竟將主上當誰人？今朝此事該何罪，論你等，逆者亡時順者生。

阿美兒、瑞英，汝等聽朕曉諭。

本該杖死在階前，逾格開恩都暫寬。放汝二人回萬壽，不許向，中宮國母說真言。

都美兒，你須這等講。

一到清風閣上，真個是，明堂醉態正朦朧。上前欲把雙靴脫，忽然見，鄴相狀元變了容。面白唇青昏過去，口吐鮮血紫袍紅。保和醉死清風閣，萬歲爺，已命權昌負出宮。此際皇爺心大怒，要來與，娘娘索取小三公。太醫院內都差去，救得那，鄴相回生算有功。如若保和真個死，皇爺要，人人治罪不寬容。

苗瑞英，你就照此回奏。

如若奴才敢不依，管教你，登時肉爛與皮飛。願生願死分明講，依了朕，他日均須雨露齊。元帝言完微帶怒，兩宮娥，叩頭流淚哭啼啼。

啊，皇爺呀！奴婢們謹遵聖旨。如此快去，不得有違。領旨。

兩個宮人喜更悲，抱頭鼠竄急忙回。這邊嚇壞溫妃子，萬歲爺，安著偏心難挽回。年少君王呼擺宴，慶一個，鸞翔鳳集合歡杯。

溫貴妃為朕吹簫，女樂們清歌侑酒。盛怒既消，必須快飲。巨觴過來。領旨。

頃刻珍饈列酒饈，真個是，龍肝鳳髓美烹調。清歌粉黛流鶯囀，妙舞佳人彩袖招。一隊隊，媚態游龍龍乍現；一聲聲，餘音引鳳鳳來朝。宮樹暝暝御香飄，十二珠簾翠幌搖。美麗貴妃親把盞，隨即就，悠悠吹起洞仙簫。少年天子風流甚，獨憑紅幾酒興豪。興慶宮中真快樂，可憐那，昭陽皇后好心焦。

話說皇甫後坐在萬壽宮中，等著都美兒報信。

左瞻右盼沒回音，哪裡見，都氏宮娥苗瑞英？只等得，性急中宮心發憤。只等得，慈悲太后火如焚。難忍耐，不安寧，又欲差人水閣行。正在萬分情急處，早看見，宮官內侍亂紛紛。

報娘娘得知，都美兒、瑞英來也！

永巷跪來未到宮，倒象是，垂頭喪氣少威風。容慘慘，步匆匆，形狀觀來非報功。內監之言猶未盡，皇甫後，大驚失色變儀容。

呀，有這等事？快快令她們進來！

莫不明堂果是男，今朝徒用巧機關？真怪事，實奇端，拿定何其竟不然？快著美兒苗氏進，回復我，清風閣內若何言。娘娘急得神俱變，皇太后，聖意驚疑亦駭然。

啊，真真奇絕！

乘興而行掃興回，莫非真不是娥眉？休言皇后空勞力，況是我，費盡心機志也頹。太后正同皇后駭，早看見，美兒苗氏入宮闈。魂魄散，珠淚垂，叩首連連語帶悲。

啊，太后娘娘，中宮國母啊！

奴婢同臨水閣間，保和睡熟卻沉酣。相商正欲將靴脫，一霎時，酈相帳中貌不堪。

啊唷，娘娘呀，酈丞相啊！

容光頓變色如灰，口吐鮮血一命危。奴婢心中魂魄喪，急忙忙，要來覆旨報宮闈。誰知闈了皇爺道，萬歲龍顏大發威。立命內官來拿任，要將宮女命齊追。保和也是昏迷死，皇爺令，近侍飛抬出禁圍。院裡御醫皆命去，未知道，可能死起與生回。

啊唷，娘娘啊！了不得也！

萬歲皇爺大動嗔，在那裡，挺冠擊案發雷霆。就來索取明堂相，娘娘要，今日賠還酈大人。

啊唷，太后娘娘呀！

奉命仍然不辦差，願娘娘，天恩浩蕩恕奴才。保和已是垂危狀，怎麼得，酈相雙靴再脫來。宮女奏完齊頓首，皇甫後，大驚大怒大疑猜。

啊唷，罷了，氣殺本宮也！

今日憂疑明日焦，可憐無計報同胞。幸得個，九天恩詔容相驗；幸得個，十五明堂把假銷。實指望，灌醉試他真女子；實指望，佳音報我兩效勞。誰知道，雙靴未脫人先死；誰知道，大事難論禍反招。萬歲頓教抬出去，我觀來，其中莫不有蹊蹺？

啊，苗瑞英你是我正院的宮人，須知道本宮法度。

明堂究竟是如何？豈有昏迷便不蘇？說亦奇哉言亦怪，有甚麼，口噴鮮血血模糊？這無非，三杯異酒來西域。又不是，一劑砒霜毒保和。你等兩人從直講，你娘娘，須知不是好支吾。中宮言訖花容變，老太后，錯愕恹恹主意無。

啊唷，皇媳，這事怎了？

為爾皇親不放腸，今朝必欲試明堂。雙靴一脫都明白，因而我，不惜辛勤硬主張。詎料反成如此禍，斷送在，玉紅春酒這三觴。可惜了，安民濟世賢丞相。可惜了，捧日擎天大棟樑。酈明堂，保我殘年增福壽，本太后，賜他美酒促他嘗。若然相國難痊癒，倒使我，心惶不安意慘傷。

皇媳婦，不必多疑。宮女們諒非詐語。

你且消停在我宮，平一平，將軍心性舊威風。飛差凌瑞宮官去，探聽明堂吉與凶。如若復甦還陽後，吾為汝，改期仍可召來臨。皇媳呀，你是聰明慧俐人，況兼有身在楓宸。官家既發雷霆怒，兒休要，駭漲驚濤犯逆鱗。俗語伴君如伴虎，皇媳你，猶當敬謹事朝廷。

皇媳婦呀，事已如此，不須氣惱。

今朝不必返昭陽，就伴你，太后婆婆在寢房。沒有一差和二錯，還可以，勸兒夫婦免參商。如其回轉宮中去，爾夫妻，破口分顏怎抵擋？老母在時還忌憚，官家或，不來向汝索明堂。

咳！方才倒依著官家，不賜他飲酒便也罷了。

皇媳偏偏必不從，定要將，玉紅春酒賜三鍾。今朝害殺明堂相，一旦把，玉樹沉埋在土中。

咳！這事如何是好呀！

仁慈太后惜奇才，只愁得，坐不安寧立起來。皇甫中宮心憤恨，歎口氣，就將凌瑞內宮差。休誤事，莫遲挨，探聽保和酈相台。或吉或凶明速報，本宮是，此間立等你回來。內宮答應如飛去，皇甫後，又是猶疑又是呆。

啊唷，如何是好？我那胞弟芝田啊！

為你難成鸞鳳交，因而我，千金重擔一身挑。本宮只說真容易，此舉何期竟枉勞。可憐我，激切驚恐求聖母；可憐我，奮身出力為同胞。誰知道，賜他美酒傷人命；誰知道，脫不成靴惹禍苗。只為你，獨守孤帽思舊聘；反害他，神遊水閣赴陰曹。未盡我，同胞手足情千縷；斷送汝，原聘王妃命一條。因愛爾兮反害爾，好教我，心中又悔又心焦。

啊唷，天地神明！

願賜明堂一夢回，免得個，朝廷震怒弟傷心。大家都要將人討，我只好，一剎而亡把命賠。皇甫娘娘方寸亂，真個是，千愁萬恨壓雙眉。願只願，明堂酈相還魂轉；望則望，凌瑞宮官探信回。不表這邊愁悶處，且說那，權昌內侍出宮闈。

但說權昌內侍奉著朝廷密旨，護送酈丞相出宮。

星飛雷轉啟遲挨？擁入清風水閣來。只見明堂猶熟睡，玉山斜倚俏身材。袍袖掩，帽簷歪，寂寂無聲眼不開。哪裡是，酒力不勝眠御榻？分明是，神魂真個赴泉台。權昌一見呼同伴，這光景，事不宜遲只好抬。

兄弟們，你看酈相爺醉得這般光景，料也叫她不醒。

列位都來並力齊，將她抬上寶輪車。黃幃翠幔朝廷命，遮著涼風護著軀。就此扛抬離禁地，送她到，宰官府裡好安居。眾兄弟啊，這事如其辦得高，萬歲爺，天恩算個小功勞。若然走漏昭陽曉，又要像，怒審遊園那一遭。一說是，奉著綸音難抗逆；又道是，逢迎聖上怎奸刁。龍棍舉，御鞭搖，左右難留命四條。都是保和她不好，誰教伊，生成這副美丰標。害得個，東平千歲猶成病，萬歲皇爺魂也消。你亦思量我亦想，都為這，花容月貌禍根苗。若然丑似無鹽樣，這一頂，頭上烏紗倒戴牢。兄弟們，快快扶她真要緊。奉著皇爺聖旨命，顧不得，中宮國母發神威。抬來快出清風閣，看仔細，孝女兵來後面追。言訖權昌先動手，眾內侍，情慌意亂急相隨。

我的酈相爺，起來罷！

帶著烏紗共紫羅，全不想，紅顏翠鬢舊規模。哪裡是，三台一品當朝相；分明是，上界諸天亂世魔。害得人人都想慕，終日裡，翻雲覆雨起風波。皇爺使盡千般計，未知道，鳳舞鸞交配得無。倒是保和渾不覺，合著眼，由人擺佈只酣呼。

啊，這雙靴子倒穿好在此，想是苗瑞英方才與她套上。

這時慌壞四宮官，攙扶著，酈相明堂下榻前。不顧她，翠翅招搖烏帽側；不顧她，團雲飛■紫袍翻。不顧她，佩環錯落金魚墜；不顧她，組綬鬆垂玉帶寬。遮著臉，兩朵桃花紅頰豔；合著眼，雙痕柳葉翠眉纖。扶不起，步難前，斜倒身軀撲內官。近侍權昌心內急，喝了聲，快把寶輦到床前。

呀，眾兄弟，抬轎進來！

坐好明堂酈大人，抬出了，清風水閣再安輪。皇爺再四親吩咐，叫我們，抬上輕輕要小心。如道咱家粗手腳，似這等，扯拖推拽必傷人。皇爺惜似懷中寶，差誤些兒四命傾。兩個內官齊答應，亂哄哄，抬著寶輦不遲停。好忙呀！卸下輪來揭了幃，就把那，黃羅寶四邊垂。靠一個，合歡軟玉溫香枕；疊幾層，鳳龍綉綠綺圍。想了想，繡蟒朝服蓋兩腳；推了推，金貂烏帽雙眉。齊簇擁，共團隨，飛架鸞車出禁圍。怕的是，國母聞知難走脫；奉的是，皇爺聖旨敢相違？如飛抬近金鑾殿，眾內侍，熱汗淋淋鬢腳重。捲起黃幃觀酈相，看看她，依然沉醉玉山頹。

啊唷，好睡呀！

我們跑得汗淋漓，她倒仍然睡似迷。一枕長眠如不醒，萬歲爺，真真徒用這心機。

嗯！值殿將軍何在？萬歲爺有旨：著保護酈丞相轎車回歸府第。領旨。

宮門宿衛李龍光，答應飛身上殿廊。威凜凜，風擺簾纓鳴繡甲；貌堂堂，腰懸寶劍綽金槍。騎駿馬，帶絲韁，驂乘圍隨酈相旁。四個宮官都上馬，簇擁著，寶輪車子繞紅牆。夜垣殘照宮花晚，一路輕煙苑柳黃。一出大街過紫禁，東華門，正逢梁相下朝堂。

卻說梁丞相正從政事堂出來，坐著轎打道回府，心內也在那裡記念明堂。

病軀才好便趨朝，太后又，要把觀音聖像描。伺候人員都在閣，等得那，親隨容發好心焦。日從西下天將晚，不知他，大士容圖可否描。梁相轎中心正想，忽聽得，寶輪車動馬蹄跑。飛龍翠亭亭罩，繡鳳黃幃蕩蕩飄。護輦官員持絳節，隨事近侍掛藍袍。一騎駢乘如飛練，上坐著，宿衛將軍膽氣豪。斜跨錦鞍威凜烈，半披繡甲貌雄驍。腰懸著，千秋寶劍澄渾水；手擎著，丈八金槍出海蛟。隨護寶轎車子走，勇糾糾，目光如電虎鬚飄。文華梁相心驚駭，住了轎，吩咐前驅且慢跑。人來前驅傳諭站，著實是，呵聲停轎已落平。梁丞相，抬頭一看闔心驚：黃幃翠朝廷輦，來者何人敢擅乘？隨輦的，中宮御前權內侍。驂乘的，分明宿衛李將軍。若然天子龍輿到，少不得，上諭先傳內外聞。今日早朝天別語，難道是，行宮別館去遊巡？縱然御駕親臨到，也須有，儀仗旌旗擺道行。又不見，千騎錦衣隨後擁；又不見，雲龍飛馭駕重輪。真奇怪，實堪驚，不是君王是甚人？相國梁爺方欲問，只看見，雕鞍跳下李將軍。

梁大人，宮門宿衛李某，奉萬歲爺密旨，護送鄺大人回衙。

文華梁相大驚疑，轎內慌忙立起軀。正欲問其何事故，又只見，權昌一騎到如飛。

啊，梁大人，了不得也！

保和鄺相病初康，不應該，帶病趨廷惹禍殃。太后特宣畫大士，賜飲了，玉紅春酒整三觴。難以受，不能當，一霎昏迷這等腔。萬歲皇爺心著急，命他們，打抬一直出宮牆。加寵渥，倍周詳，翠黃幃特命張。請看寶輪車子內，現坐著，保和丞相鄺明堂。權昌言訖飛身下，帶著馬，擁住鑾車站在旁。

啊，梁大人請看！

文華梁相一聽言，色變心驚大駭然。也不問，何物玉紅真厲害；也不問，怎生命絕致拾還。推象笏，按貂冠，一攬朝袍跳下軒。飛步當先趨近輦，揭著幃，且驚且喜急相觀。

啊，保和君，你怎麼樣了？

不知何物玉紅春，醉得昏迷如此形。平素之間能快飲，今日想，病軀才愈定不勝。

呀，明堂醒來，保和君醒來！

相呼相喚只低頭，沉醉無聲含著眸。梁相一觀心大駭，不覺把，雙靴微頓滿懷愁。

啊，這事怎了？

太后相宣入禁圍，畫過了，觀音聖像合辭歸。緣何又領皇家宴？且飲到，酒醉如泥失了規。也不知，怎樣拉抬離禁御；也不知，怎生乘輦出宮闈。張翠，蔽黃幃，又著將他還送歸。寵渥愈深恩愈重，竊為汝，致身高位益思危。

呀，保和公，真個昏迷也！

相喚相呼總不應，只好是，且回家下再調停。真怪事，實奇聞，何物仙方可解醒？相國梁公驚且悸，叫了聲，權昌內府李將軍。

啊，將軍與內府，都請上馬，老夫亦坐著寶輪車來了。左右人員過來，往政事堂傳諭諸官，不須伺候。鄺相爺醉酒回家，不及視事了。

再傳榮發亦親隨，可著他，統率諸多侍從回。丞相已歸私宅去，毋庸在，閣前伺候出宮闈。

是，領相爺鈞諭。

一聲答應去如飛，李將軍，手執金槍上了駒。四個內官齊放馬，梁丞相，身登大轎亦隨車。真肅靜，果威儀，喝道聲傳徹路衢。猶恐喧驚鄺相，不許他，金鑾開道過街西。忙似箭，疾如飛，直撲文華宰相居。才登寶車無數步，只看見，迎頭來了十餘騎。但見他，身穿箭袖綠羅袍，鑾帶金束在腰。飛馬跑來迎著輦，一個個，躍身跳下錦鞍轎。垂著手，擲鞭梢，叩首齊齊跪兩僚。小官等皇親府叫事差官，奉家主小千歲之命，因聞鄺大人病痊銷假，在此恭候請安。

大人如何醉酒還？大人召駕可平安？伏惟相國分明說，小官好，稟復東平家主前。王府差官言訖叩，梁丞相，當街只得又停軒。

啊，差官，多謝你家千歲。鄺相爺銷假趨朝，只因太后娘娘懿旨，相宣畫一尊觀音聖像，賜了三杯夷邦所貢玉紅春，竟醉得酩酊如此。

閉目昏迷難返家，朝廷故，天恩賜載寶輪車。差官去復皇親府，鄺相爺，傷酒沉酣要轉衙。梁相言完呼起轎，眾差官，攔輿叩首稟文華。

啟相爺：差官們特奉家主之命，叩請福安，並欲見一見鄺大人金面。

奉差不敢不遵行，見一見，相國金顏好稟明。王府差官言未訖，怒惱了，殿旁護衛李將軍。眉倒豎，眼圓睜，手掣金槍喝一聲：

啊，各位差官們聽者：還不閃開！請過金安罷了，又混鬧些甚麼？閃開！

朝廷命某保鑾車，護送明堂鄺相爺。翠黃幃嚴蓋護，豈容你，面參相國在街前？將軍言訖鬚眉動，保著車，一磕金鞍馬似飛。丞相梁公齊起轎，同內監，團團簇擁寶輪車。才觀王府差官退，又見前邊跪道趨。

小的們龍圖府家人叩請相爺金安。

家主朝回已午牌，在閣中，堂餐專候大人來。因知召畫觀音像，政事紛紛不及裁。只得亦回私宅去，候大人，明晨到閣議調排。特差僕從諸人在，伺候著，寶轎臨時稟相召。不識大人何醉酒？回家去，稟聞相爺請安來。家丁言訖齊齊叩，梁大人，一頓朝靴轎下抬。

啊，這又奇了！你相爺與我同用堂餐，已知鄺丞相病體新痊，甫結銷假，既入宮中，必不到閣。

明知出禁即回衙，故不在，政事堂前等候他。何必又差人伺候，都在此，攔街跪道阻行車。保和醉得已半死，都回去，稟復龍圖爾王家。梁相轎中言未訖，又見他，鬚眉龍目虎威加。

啊，豈有此理，鄺大人是極品人臣，萬歲爺是九重救命，某奉著諭旨護送保和歸府，誰敢在此間察動靜？

看你諸人大可疑，都在此，沿途窺探有何機？將軍特奉朝廷旨，此間衛隨鄺相歸。不必多言皆退去，閃開大道讓寶車。將軍一喝如雷破，驚得那，兩府差官魂魄飛。叩首起來齊讓路，權內監，鞭梢一指笑微微。

呀！王府差官，相府家人，你們都好好地回去罷。

保和醉酒發昏沉，險些在，內苑皇宮一命傾。這事看來非小可，還不知，明堂相國死和生。王爺正發雷霆怒，歸罪這，賜酒三杯害大臣。汝等回家都去講，倒只怕，今朝俱不得安寧。權昌言訖催駒過，兩府的，伺候人員大吃驚。飛報相爺王府去，一個個，知風得信急傳聞。不談兩宅差官事，這一邊，前到梁衙月已升。

話說權內監護送鄺丞相，一到梁公府內，家人們跪迎的跪迎，傳報的傳報。

大敞儀門一望開，真真是，層層執事兩邊排。半空飄動黃羅蓋，梁丞相，金頂魚軒歇廷階。隨後寶輪車子到，李將軍，掣槍下馬立當階。

啊，梁大人，鄺丞相昏迷未醒，下不得輦來了。

不如歇下寶輪車，待某親身背了他。負入內堂安寢下，李龍光，放心好去復皇家。將軍言訖忙趨步，拋了槍，要負明堂入內衙。近侍權昌呼且住，梁丞相，一聲令下叫抬車。

人來！一面抬輦入廳，一面傳報內堂，將軍內府暫坐奉茶。

一呼百諾應聲齊，伺候人員挽著車。紗帽堂官齊簇擁，青袍侍值共爭趨。點絳燭，捲簾衣，卸下寶輪抬起車。宿衛將軍真勇猛，掖著袍，親身猶自手扶車。紛紛擁入當廳歇，頃刻間，萬炬紅燈兩行齊。梁相揭簾觀酈相，只急得，朝靴雙頓氣長吁。

啊唷，罷了！罷了！

你看明堂竟不蘇，紗貂覆面睡糊塗。沉沉已是昏迷死，倒只怕，此酒三杯一命無。

人來！快報內堂夫人知道。

重門大敞一齊開，酈相鑾車好進來。直到弄簫庭一座，就在那，沉香榻上暫鋪排。少停如若仍昏醉，還要請，御院諸醫看視來。梁相一聲吩咐下，只見，重門大敞即時開。但見那，堂堂列炬影搖紅，高捲珠簾十二重。隱隱層樓映夜月，悠悠翠幌蕩微風。庭樹暝，曲欄通，銀鎖金環啟九重。相府家人抬輦入，李將軍，立催復旨轉皇宮。

啊，權內府，俺們復旨去罷。